

# 赤縣神州最後的一批英烈

## ——五十九年前被淹沒的一頁抗共史

● 王健

今（二〇〇八）年五月廿六日，國共兩黨主席緊緊的握著手，這是歷史紀錄，魯迅說：「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時間洗盡了兩黨的「血淚恩仇」！

歷史的軌跡是非常奇妙的：假如在民國廿三年到廿四年間，共軍被殲滅在川康草原的大度河畔，或是川北松藩荒原上，也許是六盤山巔，如果是這樣，以國府的「史官」不知是如何的下筆？但就是如此奇特，歷史的巨椽在十五年後又從新揮舞他的妙筆！

民國廿七年十月至卅八年元月，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國軍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北平局部和平」，三場重要會戰，被共軍殲滅或投降的國軍有一百廿萬人以上，這是國軍的精華，陸軍重裝備損耗殆盡，卅八年元月，蔣中正總統引退，四月廿二日，五十萬紅軍一日之間，突破長江天塹，廿二日就佔領了首都南京，毛澤東主席的詩：「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紅軍渡大江。」這是如何的自豪？以當時局勢來看，國民黨是徹底的失敗了，沒救了！連和中共談判的國府代表，全都投降了，不再返京覆命，真是曠古奇蹟！但蔣毛兩公，全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毅力，蔣總裁在絕望中的奮鬥，不然，就沒有自一九五〇年迄今的海峽兩岸的現代史，早就截斷了，時間過得真快，也許年輕朋友沒聽過這段塵封往事，我們就談談五十九年前的傳奇吧！

### 大局日非猶自掙扎

民國卅八年一月以後，在政府工作的最高層人員，看得非常清楚，頭腦聰明的，不是出國，就是投共；有一些「愚人」，或是中下級官員與軍中人員，知道的比較少，也許是頭腦簡單，覺得還有希望，最主要的，勝利要靠「美援」，美國大叔的賞賜，



沒有「美援」，那我們就是完蛋，所有政府御用媒體，天天報導說「美援必來」，但當時就沒有仔細想想，我們的「國共戰爭」，怎麼會是美國人出錢出力呢？何況，美國人是「以商立國」，人家一定要打算盤看有沒有賺頭，沒有好處，美國人不是中國人的孝子賢孫，不可能幫忙的！

自中共強渡天塹——長江——，國民黨的蔣總裁（國民黨的總裁）在四月廿二日與李宗仁等人在杭州開了一次會，蔣回到溪口，知道自己的家鄉住不下去了，先到上海，這是國軍中一支，還有完整可以作戰的江防部隊地方，剛退到這裡，也不過十二、三萬人，由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但部隊缺少重武器，利用這個機會，蔣總裁就近指導，將國府所集存的大部黃金白銀以及故宮國寶，先後運到台灣，對中央直系部隊的將領，用各種方式，多加支援和鼓勵；這段時間，蔣還到過舟山群島、澎湖、高雄、

台北草山、福州，總之蔣總裁不管外面有如何排山倒海的壓力，李代總統多麼希望他出國，請他流亡到異域，少管國內的事，他堅持就是要留在國內，多運用影響力，絕不肯拋棄還有五十萬左右的子弟兵，領導他們，奮鬥下去。

六月廿一日，蔣總裁和李代總統在廣州會談，當天就離穗到了廈門，又去舟山群島，自此以後，白崇禧的部隊，在武漢撤退當中，沒有想像中的能征慣戰，僅在湖南青樹坪打了個小勝仗，可說曇花一現，以後部隊就是在撤退中日漸削弱！李宗仁，再沒有了發言的本錢，也不希望和蔣總裁再做商談，兩人不能衷心的合作，大局更快速的失利，短短四個月，華南、西南、西北，全面崩潰，這位李代總統，本來希望蔣出國，這時，他到是考慮要出國了。

### 重慶又成了重鎮

重慶在抗戰時是戰時首都，全國軍政領導中心，國府還都時，市長是張篤倫，卅七年五月，楊森就任重慶市長，卅八年元月，蔣總統引退時，孫震改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席兼川東綏靖司令，移駐萬縣，防守川東一帶。

民國卅八年六月，政府改選，閻錫山就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這時共軍主力指向華南：武漢、長沙、南昌、福州相繼失陷。廣州也岌岌可危！七月，共軍進佔湖北宜昌、沙市，這時川東由宋希濂負責，宋部有六個軍的番號，退入恩施，繼續佈防巴東南北兩岸，奉命改為「川湘鄂邊區綏署」，來統率部隊，據守鄂西川東。川北方面，自陝甘各地相繼失陷，胡宗南部逐漸南移，八月，胡宗南兼任「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擔任川北方面的防務。

八月廿四日，蔣總裁由廣東飛抵重慶，即約見宋希濂，聽取報告川東



方面的軍事情況。

九月一日，為了穩定西南各省，改革川康人事，並將羅廣文一部增援隴南，加強胡宗南的側翼安全，另一個重要的作法是安定滇局，可以構成西南各省的防禦縱深，所以要安撫省主席盧漢，但有因就有果，在抗戰勝利時，把雲南的土皇帝龍雲給請走了，政府又和舊勢力妥協，叫另一個替身盧漢在雲南省任主席，他在昆明作的風是「實右又左」，用的是「兩面光」的作法，一面討好中共，希望左派媒體說他「進步」，其實他的封建思想和貪婪作風是一貫的，大陸整個局勢迅速逆轉，盧漢早就動搖了，總想在中共默許下，仍然保持獨立的雲南王國，並和蔣總裁劃清界線，但盧漢知道蔣總裁手上還有黃金和銀元，中央軍的殘餘軍隊對共軍作戰不行，但絕對有能力解決他的地方部隊，所以唯有和蔣多多的敷衍，一面以求自保，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好處，何樂而不為？

九月六日經張群長官的電話，保證他個人的安全，就大膽來到重慶，住在蔣的「林園行館」，並在默許下，特准吸鴉片，次日和蔣總裁密談兩小時，開口要兩千萬銀元，增編六個軍，以確保雲南的安全，蔣承諾了多少，不得而知，但這時，李宗仁早就認為盧漢將叛變，特請行政院長閻錫山來渝，面報蔣，希望扣留盧漢，但蔣總裁不同意，他在日記上記載：「解決雲南問題之原則，應以政治為主，避免流血」不使人心浮動，後方動搖，盧漢得了若干承諾和好處後，乘專機返回昆明，放虎歸山。

### 回到了黃埔軍校

九月十三日，蔣總裁由重慶飛抵成都，有西南各軍事領袖及新任陸軍總司令關麟徵和陸官校長張耀明在機場恭迎下，當日就駐節在陸軍官校北較場黃埔樓，蔣總裁自民國卅年六月十六日來蓉主持校慶後，已有八年時

光，國事匆匆，沒有回到「龍興之地」，目前大局如此，自然心中有無限的感傷，這時在校的，有即將畢業的廿二期二、三總隊；在校接受分科教育的廿三期一、二總隊；在接受預備入伍教育的廿四期第一總隊；十四日上午九時蔣總裁對當時在校師生訓話，說得非常簡約：「各位黃埔的子弟們！如今大局是如此的艱苦，我要你們奮鬥，勇敢的奮鬥，我要你們為黃埔的榮譽而犧牲！」在校期間，除了接見西南將領外，對即將畢業的廿二期二、三總隊學生，他們的分發有一個決定，通知成都空軍司令徐煥昇派運輸機十三架，給四〇七員畢業生搭乘，分發到「台灣東南長官公署」；另四百人分給「陝甘邊署」的胡宗南部；四百人分發「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準備成立十六個保安團，做為基層幹部；這個決定，分發四百位畢業生到台灣，對台灣的爾後卅年的建軍備戰，有深厚的影響與發揮。



回過頭再說當時蔣總裁在軍校的生活情形，本來學校各督練區的對外警衛，是學校的示範團和練習營負責，以校本部北較場來說，當時完全按「陣中勤務令」的規定，在大校門警衛室有一排「儀隊排」，日間十小時常川坐守，如校長或教育長等長官，坐車或乘馬離開大校門，事先要電話通知「儀隊排」，這一排部隊，跑步到門內「恭送」長官；蒞校時，在右面「恭迎」，蔣總裁駐節後，所有北較場的衛兵勤務，完全是由在北較場廿二期三總隊學生擔任，練習營的士兵，改在校外圍牆邊警戒，每天下午晚餐前，三總隊的同學全看到蔣總裁和蔣經國父子在「存正門」的城牆上散步，有時還聽到蔣總裁拿著手杖，輕輕哼著「紹興戲」，這是蔣總裁私生活輕鬆的一面！

### 刺激、緊張與驚險

九月廿五日，新疆通電和平，整

個西北六省，青海、甘肅、綏遠、寧夏、陝西，短短一個月，完全易手，失敗得真快，卅日立法院在廣州復會，蔣總裁到了廣州，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成立了人民政府，根本否定了國府，二日蘇聯承認了新政府，三日蔣總裁又回到了台北，六日是中秋節，下午蔣總裁乘船去廈門，七日廣東韶關失守，華中白崇禧的部隊被迫退向廣西，蔣去廈門是對湯恩伯加油打氣，八日回到台北，他又緊急到了定海去巡視，十二日，政府宣佈遷到重慶辦公，十四日李代總統到了重慶，這一天的凌晨，廣州就失守了，蔣總裁指示分發台灣的廿二期二、三總隊的畢業生，當日下午才飛抵廣州，機場這時空無一人，共軍還沒有趕來佔領，由同學和空軍飛行員通力合作，自助加油，到了午夜起飛，飛抵新竹機場。

由此時開始，川康保衛戰展開序幕，自十月十五日政府移渝辦公，到

十一月卅日重慶棄守這是一個階段，時間僅一個半月。

李代總統十月十五日在重慶坐鎮，眼看他的嫡系部隊白崇禧部已經潰散，西南不保，到了十一月一日，以巡視為名，由重慶飛昆明，從寬處理了異議分子，盧漢異志復萌，滇事遂更惡化，李宗仁在八日飛桂林，十一日閻錫山院長電呈蔣總裁，「渝東，黔東軍事雖有佈置，尚無把握，非鈞座蒞渝，難期挽救！」十四日蔣總裁飛抵重慶，即電李代總統來渝共商一切，但李代總統此後避不見面，蔣總裁以不屈不撓的決心，準備最後一搏，貴州吃緊，蔣經國奉命東下去見宋希濂，又見羅廣文，鼓舞他們，能固守川東、黔西南，但看當日實況，可以說是失望而歸，廿日李代總統托病飛到香港，以元首名義「出國就醫」，就此「再見了！」。

十月廿五日，共軍入侵金門，被守軍全部殲滅，造成「金門大捷」；



在重慶這時，已組成「戰鬥內閣」，廿五日羅廣文兵團潰散，貴陽失守，羅廣文單身到了重慶，共軍視宋希濂的六個軍，恍若無物，廿六日，劉伯承部攻佔川南的要地「綦江」，眼看就到了重慶，蔣總裁早在廿日，電令胡宗南部隊「千里勤王」，胡部第一軍距離重慶有一千公里以上，何況又在蜀道多山中行軍，以半搭車半跑步方式，在一週時間，第一軍的一部，趕到重慶，共軍已到重慶的南溫泉，與胡部發生激戰，「戰鬥內閣」此時遷到成都，廿九日，雙方在黃桷樑也發生戰鬥，到了晚間，重慶眼看失守，蔣總裁的駐節之地，都發生槍聲，於是在再三勸解下，決定到機場宿營，不想行程路途，全被逃難的民眾所阻塞，蔣總裁下車步行數里，改坐吉普車前進，到白市驛機場已到午夜，因有陰謀份子在跑道上放壓路機，希望構成機禍，但有一架飛機搶先起飛，造成失事，機長衣復恩為求安全，

### 最悲慘的時刻

並未行動，侍衛室人員在機外警戒，等到黎明看清跑道，才起飛安抵成都。

在飛機上得到通報，廣西桂林、南寧也失守，卅日駐節在成都軍校，當時就集全校師生，剴切的訓示：

「各位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我的前途，即是各位的前途，現在學校，是你們的學校，今天軍校的絕續，民族的盛衰存亡，都要落在你們的肩背上，我的一切希望，完全寄託在你們的身上，希望你們要負起這個歷史的艱鉅任務，為完成遷校，保校及消滅共軍，你們應抱定不成功就成仁的決心為黨國奮鬥犧牲，發揚黃埔革命精神。」當時就宣佈，這一天是廿三期學生畢業日。

十二月一日，當天下午還約見西南軍政首長，胡宗南長官也來晉謁，詳商軍事部署，但以汽油缺少，當地有六百輛汽車，胡部無法使用機動，

等於無用，可見當時缺少後勤的事先籌劃，二日李代總統，已到香港，決心到美國治病，這幾天，蔣與胡宗南不斷研究爾後作戰方略，七日再約見西南首長劉文輝和鄧錫侯的時候，他們都避不見面，成都的重要道路和各巷口，民眾全豎起木柵，他們自行看守，以維持治安，這時胡部盛文的部隊已趕到成都，劉文輝及鄧錫侯雖然蠢蠢欲動，但成都軍校師生及示範部隊人數有七千多人，訓練精良，又有盛文部到蓉，川軍遲遲未敢叛變，軍校校本部北較場的警衛，為求安全計，仍由已宣佈畢業的廿三期學生擔任衛兵勤務。

這幾天，由於蔣總裁的臨機處置，將中央政府大部重要檔案及人員，飛運台灣，到了十二月十日，劉伯承部傾全力進攻成都，蓉城危急萬分，蔣總裁堅拒不肯離開本校，迭經高級長官再三敦勸，經過大校門口由「儀隊排」恭送下，正式離開，飛往台北

十二月一日，當天下午還約見西南軍政首長，胡宗南長官也來晉謁，詳商軍事部署，但以汽油缺少，當地有六百輛汽車，胡部無法使用機動，

正式離開，飛往台北

正式離開，飛往台北



## 政大學生集體入陸官

在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廿日，陸軍官校第三任校長張耀明將軍在政治大學川西戰役紀念特刊上，有這麼一段記念文字：「筆者正任軍校校長，護衛總裁，協調內外，工作異常繁重，十二月五日，國立大學代表楊希震先生請謁總裁，先來訪晤筆者，托為先容，他說：政大有忠貞學生三百多人，由重慶步行來蓉，他們都是反共抗俄最堅決份子，年來隨政府撤退，由南京而杭州而廣州，由廣州而重慶，真是歷盡千辛萬苦，而他們追隨政府，服從領袖，反共到底的決心絕無絲毫的動搖，現在這三百多人，又由重慶徒步撤到成都，暫時借住在川大，雖然生活非常困苦，然對政府的忠貞始終如一，他們曾舉行全體學生大會，在這三百多人之中，除了一部分同學數十人，已報名參加閻院長的戰鬥

內閣，準備打游擊外，還有三百餘人，一致願意投筆從戎，參加軍校，準備擲頭顱，流鮮血，以武力與共軍決一死戰，以遂他們誓死報國的志願，這是他們最後的請求，也是報國唯一的機會，務請轉陳總裁，予以接納賜准！等語。我聽了這一段話，實在非常感動，因為凡屬軍人，捐軀殺敵，這是分內的事，而軍校員生，都是軍人，將來必然要和共軍拚命到底，那也是職責所在，義所當然，然而以一批文學校的大學生，既無守土之責，又無殺敵之能，而能毅然決然，獻身軍中，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也就難能而可貴了！感佩之餘，立即代為轉報總裁，總裁聽了，也異常嘉許，立令筆者立刻辦理收編訓練事宜，因為時間迫促，不容延挨，就在八日正式編隊，於是這三百多名忠貞學生，就立刻投入了軍校的行列。」

## 最後的搏鬥

十二月十日蔣總裁離開成都後，校長張耀明等高級軍官，以遷校台灣為理由，就將領導在校師生的重擔，交給了教育處長李永中少將。

校本部奉命撥交，由代教育長李永中少將負責，李永中將軍係四川榮昌人，本校三期步科，德國軍校及我國駐印戰術班畢業，在十九期任第一總隊總隊長，自廿期以後，任教務處少將副處長及處長等要職，現在國防部命令，成都校址由西南長官公署派幹訓團教育長袁樸中將全權接收，本校遷校到西康省西昌市，在成都守衛校舍和器材，責成廿三期的兩個步兵大隊負責，其他的學生部隊編成五個總隊，其任務編組如下：

總指揮：李永中少將。

第一總隊總隊長：蕭平波少將。

第二總隊總隊長：李邦藩少將。

第三總隊總隊長：董桂馨上校。

第四總隊總隊長：徐幼常少將。

第五總隊總隊長：姚濟世上校。



本來十二日就可以全校五個總隊開始行動，但第四總隊長徐幼常藉口準備不及，百般推拖，行軍路線，徐幼常堅持由成渝公路轉到西康較為平坦，後來總指揮李永中也同意了，到了十三日，第一總隊以騎兵大隊為主，任務是搜索掩護，就按照校方的指示路線，出發為先鋒部隊，不想到了嘉陵江畔就遭遇共軍，乃折回新津，改由川雅公路西上，不想再遭受共軍包圍攻擊，經激戰後，退守大邑縣城，這時電告校本部，部隊遭遇的狀況。

十二月十六日，全體包括官長、學生、士兵，在西較場舉行宣誓：「誓死達成遷校保校歷史之任務。」這時有六千多人的學生部隊，包括了，砲、工、輜的特種兵，先後出發，待各總隊戰備行軍到了大邑縣附近，就和共軍遭遇，師生且戰且走，等到了廿日凌晨，在新津雅安地區，地名是蘇場附近，遭受伏擊；據事後傳聞：「第四總隊總隊長徐幼常在北平局部

和平時，已受共軍之洗腦，早已投降，並派有任務，要他遲滯學校遷校行動，誤導學校本隊行軍方向，將我第二、四總隊及第一總隊之一部，帶到伏擊地點。」徐幼常在達成共軍交付任務後，就失蹤了，他成為出賣黃埔的罪人，這時我師生雖然遭到伏擊，但奮勇迎敵，血戰一晝夜，斃敵甚夥，第二總隊指揮官李邦藩原任廿三期第二總隊長，大隊長李劍仇，學生葉明芳、徐建業等，均在此役壯烈成仁，計有三百餘人，當時本校部隊，就被圍困在大邑，曾連續衝鋒三次，終因眾寡懸殊，彈盡援絕，又無友軍馳援，危殆中被迫突圍，至此，全校官兵已傷亡十之五、六，突圍成功的師生仍有兩千多人，後自動集中在成都以西五十多公里的一所關帝廟，由學生嚴靜愷挺身領導，繼續向西昌前進，約有數十人終於輾轉來台，另有學生一部，轉戰川康邊區，從事游擊戰，成都本校至此全部淪失。

### 可敬的政大人

根據政大閻沁恒教授的「本校同學參加川西戰役紀略」節略：民卅八年十一月底，共軍竄入川東、川南，重慶陷入重圍，本校同學遷入市內校友會，並一再推派代表，向國防部請纓殺敵，唯以時間倉促未果，十二月初員生等忍痛撤離重慶，奔波跋涉，抵達成都，借住於川大先修班內，時以大局逆轉，咸認為是青年自救報國之良機，同學多次集會商議，一致決定投筆從戎，獻身報國，經徵得校長楊希震先生之同意，即代為向有關當局轉達。

第一批從軍之本校同學，為投效「戰鬥內閣」警衛軍，計八十餘人。第二批從軍之本校同學，為投效中央軍校之三百餘人，十二月初，本校同學在成都掀起從軍高潮，不論男生女生均一致要求參加軍校，四日午後，同學在川大先修班禮堂內，以聲



淚俱下之悲憤情緒表達反共之決心，楊代校長目睹此情，深為感動，當場允諾保證達成同學願望，翌日，即訪問軍校校長張耀明將軍，說明同學之宿願，張將軍立即報告總裁，深蒙嘉許，八日晨，本校教職員三人，同學與寄讀生三百人，以整齊步伐，赴皇城報到，軍校負責人認此舉是「政大傳統」與「黃埔精神」之融合，遂編為廿四期第一總隊第八中隊，中隊長

王紹馥中校擔任，副隊長則由同學中推選，下分四個區隊，每區隊分四班，另有六〇砲排及重機槍排，體力不足之男女同學編入政工隊，俟領到槍械後，鬥志高昂，即可成為生力軍。

，次日過新津，到彭山之謝家場，以前方情況不明而停止前進，待命期間，同學在王隊長的教導下，加強戰鬥訓練，尤重視射擊與投擲手榴彈，這時雲南盧漢和西康的劉文輝都已叛變，廿日晨時在大邑縣安仁鎮與共軍劉伯承部有兩個團部隊遭遇，即展開一場激烈之殊死戰。

政大編成的步兵中隊，火力很強，一個班有兩挺輕機槍，一隻衝鋒槍，九隻步槍，重機槍排，每排各班有重機槍三挺，六〇砲排，每班有砲兩門，另發手榴彈兩枚，十二月十六日，軍校員生六千多人，包括政大學生在內，由成都開往西昌，當晚宿雙流

發現敵情後，各隊就整隊並檢查武器，休息待命，此時王隊長由隊部急奔而來，指揮完成防禦部署，在陣地編成時，共軍砲兵就向我猛轟，我方砲火也立即還擊，共軍這時強行渡河，我方以火力阻止，他們渡河受挫，傷亡慘重，以預備隊向前增援，並用人海戰術向我猛撲，經四小時浴血苦戰，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共軍轉變戰法，以一團之眾向我左方迂迴，就

甚多，我同學犧牲亦眾，第一區隊曾省魯等七人被榴砲擊中，左翼隊二，三區隊也有廿多人陣亡，其中王仁同學身中三彈，血流如注，但仍對同學表示：「記著！政大同學是永遠不屈服的！」

此我軍腹背受敵，彈盡援絕時，且人員傷亡過半，王隊長即命令以第一班掩護，向北方突圍。

當戰事最激烈階段，共軍被擊斃

擔任最後掩護的第一班九位同學，在對抗一團共軍的劣勢下，直到彈盡糧絕，又犧牲了五位同學，這時梁效今同學不理共軍之喊話，鼓起餘勇，以機關槍左右猛烈掃射，雖腿部負傷，終能脫險。

脫離戰場的同學返回成都，眼看局勢混沌，難有作為，乃分三處秘密集會，決議分批逃亡，但多人慘遭殺害，也有數十人來到台灣，繼續在政大完成教育。

兩岸興衰今非昔比

自民國卅八年十二月，到今天，已度過了將近一甲子的歲月，歷史猶如一幅巨大的卷軸，已經展開的部分



，在告訴我們，內容是有高地，有平原，也有河川，蔣毛兩公各自衝過了一段歷史激流，蔣總裁在最堅苦危險

時沒有忘了他的革命使命；毛在最緊急的時候，還在吟：「山！刺破青天鏑未殘，天欲墮，賴以柱其間。」他仍然覺還有能力可以刺破青天鏑未殘

！在萬分艱苦中，並未喪其志，才會有一迴天的一日，這是正面一個的警示，一位領導者，一定要有所為而為，百折不撓，才對得起支持他的群眾！

時光削去了當年的身影，擁護他們的熱血青年，早已是白髮老翁，「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近廿年來，台灣為了所謂「民主選舉」，可以任意信口雌黃，大概除了馬英九獨特異行外，可說沒有是非黑白，真假對錯，爾虞我詐，領導人談到剛直俠骨，實在少見，其實國家之綱常，民族之命脈，實有賴忠貞質節之士的維繫，曾文正公有言：「君子之道，莫不以忠義為天下倡。」也許

這是老朽不堪的言語，但這真正是國家的根本之道。

但回頭看大陸，當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談兩岸統一的條件：「歸根到底，還是要把我們的事情搞好，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要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有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

，沒有這一點是不行的」，他們有這樣的自省，才會有卅年的經濟發展，才能有如此大跨步的進步，配合經濟，將發展最慢的文化，也是極積具有

創意，他們以電子媒體與文化結合，向華人地區做廣泛的宣導，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簡明通俗的說書方式，由大學教授來講授，造就若干「名嘴」，研究中國歷史的古典小說，四書五經，解說中國古代文人騷客的生平事蹟，形成華人世界收視率的高潮；再看各出版單位，也印刷精美價廉，有一定水準的書籍，宣揚忠盡，砥礪氣節，廉價出售，廣為宣傳；中小學教育，要求背誦詩詞，以提倡

中華文化為己任，這是多麼有影響力的作風！

我們應該好的反省，我們已經虛擲了廿年，這段日子，沒有指標，沒有正義，唯有扭屈史實，現在談這段歷史，可以說是「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想起當年那段悲慘的歲月，陸官與政大有如此可歌可誦之史實，也教我們後死者對先烈是應該如何的尊敬與推崇，由蔣總裁到軍校及政大師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才會有今日中華民國的歷史傳承，我以這段史實來說明，軍校在危難的時候也出了高級叛徒，才導致行動的失敗，我們永遠會記得出賣我們的這號人物！政大學生的奮鬥，可以說是現代「文文山」的再版，時間可以抹去內戰的仇恨，但抹不了歷史真象，叫我們永遠記憶這一群「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烈士們，我們給他們永恒崇高的頂禮！